

風色身

風色身

第一期至第十九期

海書店 影印

一九八二年一月

意大利物理

阿基米德定律

阿基米德定律是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定律，它指出：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所受的重力。

数学表达式为： $F_{\text{浮}} = G_{\text{排}} = \rho_{\text{液}} V_{\text{排}} g$



阿基米德定律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船舶的浮力、潜水艇的沉浮、热气球的升降等。在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中，阿基米德定律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阿基米德定律是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定律，它指出：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所受的重力。

鲁迅风
第1—19期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2年1月 1—2000 (13—1) 定价 7.60 元

(内部发行)

魯迅風

版 出 日 一 十 月 十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發刊詞

好久以前，我們就想辦個同人刊物，一苦于沒有機會，二苦于想不到好名字，這回出版「魯迅風」，也不過「就近取便」，別無其他用意。

我們景仰魯迅先生，那是無用多說的，高天之下，厚地之上，芸芸衆生，景仰魯迅先生者，何啻萬千。我們不過是萬千人中的少數幾個。我們知道魯迅先生並不深，偶拈片光吉彩，即覺欣然有得，其實這是一無所知。這是學識所限，無可如何的。

以政治家的立場，來估量魯迅先生，毛澤東先生說他「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而且「是新中國的聖人」。我們爲文藝學徒，總覺得魯迅先生是文壇的宗匠，處處值得我們取法。

通過魯迅先生的全生涯，他所研究的學術範圍之廣博與精到，在今天，我們實在還沒有找到第二個人。他有豐富的科學智識，他有湛深的國學根底，他極其嫺習歷史，他正確把握現實，他思想深刻，他眼光遠大，他那卓越的文藝作品，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國際地位，而這一切，魯迅先生都以鬥爭精神貫徹着。

誰都知道我們應該學習魯迅先生的鬥爭精神，但誰都忘却我們更應該學習魯迅先生的鬥爭精神所附麗的學術業績；沒有這業績，也沒有魯迅先生的鬥爭精神，這該是自明之理，無須我們囑叨；然而我們將怎樣來接受這份遺產，沿着魯迅先生所走過的，所指示的路走去，這是我們日夜惴惴而企求着的。

固然，各人的稟賦不同，學殖互異，學習模倣，並非絕對的事。魯迅先生之于青年，也未必如蠅頭之于青虫，祝望「類我」類我！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是我們徵末的心情，類與不類，本非所計」。

生在鬥爭的時代，是無法逃避鬥爭的。採取魯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祕奧，使用我們可能使用的武器，襲擊當前的大敵；說我們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然而，我們將在虛心的學習中，虛心地接受一切批評。

本期內容

發刊詞

魯迅先生書簡（一）

- | | |
|----------|-----|
| 「魯迅風」與魯迅 | 景宋 |
| 魯迅的雜感 | 唐弢 |
| 聖誕樹下 | 石靈 |
| 偶語兩則 | 關銘等 |
| 街頭雜寫 | 江漸離 |
| 紅姑娘 | 梓芳 |
| 歲寒漫筆 | 文載道 |
| 游擊戰的雜感 | 辨微 |
| 檢查瑣談 | 柯靈 |
| 逆旅 | 柯靈 |
| 編後語 | 柯靈 |

編輯人 馮夢雲

發行人 來小雍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霞飛路霞飛市場

公共租界登記證〇字三四九號

每期定價三分，每星期三出版



魯迅先生書簡(一)

致羅清楨論中國木刻

清楨先生：

蒙賜函并惠木刻畫集，感謝之至。

倘許有所妄評，則愚意以為倘兌與起卸工人為最好。但亦有缺點：前者不能確然顯出銀行，後者的腦根之伸與天上之雲，皆與全幅不稱。最失敗的可要算淞江公園池中的波紋了。

中國提倡木刻無幾時，又沒有參考品可看，真是令學習者為難，近與文學社商量，希其每期印現代木刻六幅，但尚未得答覆也。

時綏。

清楨先生：

先後兩信均收到，後函內并有木刻五幅，謝謝。

高徒的作品，是很有希望的，「晚歸」為上，「歸黎」次之，雖然各有缺點（如負紫人無力，而柴米太小，及後一幅按遠近比例，屋亦過小，樹又太板等），而都很活潑。「挑担者」亦尚佳，借扁担不覺，下角太黑，「軍官的伴侶」中，三人均只見一足，不知何意？「五一紀念」却是失敗之作，大約此種繁複圖象，尚非初學之力所能及，而顏面軟弱，牽頭過大尤為非宜，此種畫法，只能用為象徵，偶一驅使，而倘一不慎，即容易令人發生畸形之感，非有大本領，不可輕作也。

我以為少年學木刻，題材應聽其十分自由選擇，風景靜物，蟲魚，即一花一葉均可，觀察多，手法熟，然後漸作大幅。不可開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觀者發生效力。倘如此，即有勉強製作，畫不達意，徒存輪廓而無力量之弊，結果必會與希望相反的。

專此布覆，並頌

時綏。

清楨先生：

蒙賜示并木刻四幅，甚感。「起卸工人」經修改後，不荒涼之感確已減少，比初印為好了。新作二幅均佳，但各有一缺點：「柳陰之下」路欠分明；「黃浦灘頭」的煙囪之煙，惜不與雲相連接。

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的，不過時候沒有一定，先生那時如果先給我一信，說明時間，那就可以相見了。但事情已經過去，已沒有法想，將來有機會再圖面談罷。

此復，即頌。

時綏。

清楨先生：

來函并木刻「法國公園」收到，謝謝。這枚也好的，但我以為一個工人的脚，不大合于現實，這是因為對於人體的表現還未純熟的緣故。黃浦灘風景亦早收到。廣東的山水，風俗，動植，知道的人並不多，如取作題材，多表現些地方特色，一定更有意義，先生何妨試作幾幅呢。照相另封寄上，這是今年照的，但太拘束了，所以並不好。日前寄上「一個人的受難」兩本，想已收到了罷。

此復即請

文安

印木刻究以中國紙為佳，因不至于太滑。

又及。

清楨先生：

頃收到木刻一卷并來信，感謝之至。各種木刻，我以為是可以印行的，雖然一般讀者，對於木刻尚不十分注意，但總能供多少人的閱覽。至于小引，我是肯做的，但近來對於我的各種追壓，非常厲害，也許因為我的一篇序文，反于木刻本身有害，這是應該小心的。

此後印畫，我以為應該用中國紙，因為洋紙太滑，能使線條模糊。我的照相，如未著手，希暫停，這一張照得太拘束，我可以另寄一張，還相宜者為底本也。此復即頌

時綏。

清楨先生：

前收到木刻七幅後，即復一函；頃又得惠函并肖像兩幅，甚感。這一幅木刻，我看是好的，前函謂當另覓照相寄上，可以作罷了。我的照相原已公開，況且成為木刻，則主權至少有一半已在作者，所以貴校同事與學生欲得此畫只要作者肯印，在我個人是可以的。但我的朋友，亦有數人欲得，故附奉宣紙少許，倘能用此紙印四五幅見寄，則幸甚。

其餘的紙，擬請先生印「掃葉工人」，「哭兒」，「賭徒」，「上海黃浦灘頭」四幅見賜。因為我所有的，都是洋紙，滑而返光，不及中國紙印之美觀也。此復即頌

迅啓上

十二月七日

右魯迅先生於一九三三年致羅清楨先生書簡六封，蒙許廣平先生惠寄。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藝術巨匠對於中國木刻的關切、愛護；以及該學的批評。本刊並擬於此後陸續刊登，希讀者注意。編者識。

迅啓上

九月二十九日



「魯迅風」與魯迅 景宋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是魯迅先生在或一方面，單人單槍，獨力應付的感慨話罷。

難道沒有同志？有的。在政治上，學術上，思想上，我們知道他並不孤獨。

但是，因為他不是專門的政治家，藝術家，或思想者，所以和他同時代也許有一部分同志，然而像他那樣多方面的，綜合的一位卓拔不羣的傑出的成就，到現在似乎還找不到類似型的產生。所以在這方面，他多少是比較孤獨的。

反過來，因為多方面的，綜合的，所以隨處隨時都有相似于他的部分的人。也就是說：有和他的精神相似的人廣佈着於各處。你說某某人是魯迅派，某某人是非魯迅派，全不對。猶之全中國人都有點阿Q式，而全非阿Q。這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真實。

學術上下功夫，他可以校勘叢書十多次，手抄了三部不止。這種一絲不苟的認真精神，可以叫我們鼓勵。接受和吸收外來的新文明，勇於使自己前進，到老還保持青年銳氣，值得使我們警惕。潑辣執着，撕破偽善者的面孔，認準目標，不怕挫折的態度，正是我們現時對付自稱人性文化而實則獸性文化之不若的侵略者的最好藥方。這就是魯迅精神，如果「魯迅風」希望走向這種精神，乃是志同，而不是黨同。

最爲魯迅先生所痛疾的，是盲目的捧。當作家初出版，先生看到把他的照片排在世界文豪之列，他再四表示不滿意。所以這種捧法是其所願的，「魯迅風」的創刊，我想必也絕不爲此。

還有，這刊物我想更非專爲研究魯迅而作的。因爲目前的需要，不是注重個人，而是全世界，以及社會的多方面的描寫。不妨或莊或諧，或長或短，而總多少不離現實的改進，否則成天在死人身上兜圈子，怕會令人起「骸骨迷戀」者之感，這是我決不至予的。以上是筆者的推測。

推測完了。如果所測不錯。那麼，「魯迅風」是我們現時所正需要的精神糧食。



魯迅的雜文

唐弢

要用一兩千字，來寫一個這樣的題目，是會失敗的。然而現在又偏是多麼迫切的時候，埋頭于長篇的學術著作，我自己，既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這樣的餘暇，但當「是非盡起」，連「無聊之徒」也以友人的面目出現的時候，研究魯迅，就更使人有刻不容緩之感，無已則幾條綱目，畫一個簡單的稜角，我自問還能做得。現在又何妨讓「塵化」來開頭，希望以後能有並不扯淡的眞正「關雲長」和「趙子龍」們的鴻論。下面便是正文——

首先，我以爲要研究的是魯迅的表現在雜文裏的思想和精神，換一句話說，也就是關於文章的內容方面的事情。

生活的洗鍊

在各門作品裏，最直接和最迅速地反映生活的，是雜文。一篇嚴肅的雜文，必需先有正直的生活來支持牠，魯迅一生，自持謹嚴，自奉刻苦，他「從小康人家而墜入于困頓」，在這路途中，遭遇村婦的毒舌，看見了世人的真面目；他從異國同學們的偏狹的愛國主義的行動裏，確到輕囑和歧視，使他成爲民族主義者，熱愛着自己的民族；他的生活是豐富的，橫的方面，他走過許多路，到南又到北，在北平的會館裏抄過古碑，在廈門的鐘樓裏翻過古書，在廣州和上海看見了許多血，他度過古墓似的生活，也會在羣衆的面前露過面，縱的方面，他見到康梁的保皇，老新黨的維新，他經歷過民元革命，袁世凱稱帝，五·四，三·一八，五·卅，一九二七年革命，乃至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他並不是時代的旁觀者，卻始終以現實主義者的姿態，不斷地吸收，排斥，批判，使整個的社會生活在他的立

章裏得到反映，展開了廣博多采的場面。如果說高爾基走遍了俄羅斯的下層社會，那末，魯迅是歷盡了中國中等社會的各方面，他的雜文，不但是動亂年代最正確的歷史，而且，也是一切荒淫，腐爛的癩蛇似的生活的針砭。

教養

魯迅在年輕的時候，就愛好翻檢野史，他從蜀碧裏看到了流竄

殺人的紀錄，從立齋開錄裏看到了統治階級的更慘的刑，更多的血，知道了政治的黑暗面後，他首先養成了反抗的精神。在南京礦路學堂裏學取了科學的方法，來觀察事物；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裏實習了解剖學，以醫學者的解剖態度，來批判人生。這些教養，存留在他的每一個細胞裏，使他的雜文愈見其潑刺，深刻，發揮戰鬥的作用。

國語文學和西洋文學的影響 在魯迅的雜文裏，可以讀到舊文學和西洋文學方面的廣博的知識，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舊文學的整理，如轉佚工作之類，佔去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在閑談之間，他常能說出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書名和故事來，足見他所看的古書之多；同時，魯迅又是最先介紹北歐和俄國小說之一人，他搜集，瀏覽，一有所得，就拚力翻譯，他所注意的是有反抗意識的作品，就是在讀得很多的日本文學作品裏，也着重于這一點。這使他在戰鬥的雜文裏，增加了足資證引的題材，得到了很多的幫助。

不妥協精神的反映 魯迅是浙東人，在他的文章裏，充滿着浙東人的「報仇雪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精神，他不但具備着這樣的秉賦，而且嫻習于這樣的環境，他一生不會和惡勢力妥協，永遠是革命陣營中最堅決的鬥士。然而也並不像有些左傾幼稚病患者一樣：左得要命。他始終合于理智，近乎人情，這影響及于雜文，使我們覺得他堅決，有韌性，但絕不過火。這就是他看人論事，能够式中要害的緣故。

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應用 魯迅校輯稽康集，多至五六次，這可見對稽康特別愛好。有人以爲和他的思想不無關係，這是對的。我想，魯迅是由稽康的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進化論，進而至階級革命論的，他讀了許多中國的史書和子書，讀了更多的辯證法和其他的社會科學書，他並不搬弄這些名詞，卻加以活的應用。所以，即使是在最簡短的文章，最平凡的問題裏，也可以見到他的正確的和進步的見解。

其次，是要談到形式方面的問題了，魯迅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所以，在風格

上，他的雜文是潑刺的，以示刺；是熱烈的，以示愛；是從容的，以示理智；是諷刺的，以示抗爭；是幽默的，以「給人以愉快和休息。」此外，僅就文字而論，我還想提出如下的幾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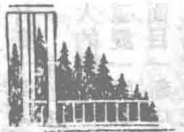
句法和章法的多樣性 我曾經說過，要從魯迅的造句裏增刪字面，是不可能的，他的行文造句，最爲縝密，一字之下，重如千鈞，然而又並無一定的規律。他寫了十幾本雜感集，在形式上，卻沒有一篇是重複的，這就是說，句法和章法，都顯得多樣性，隨時變動，使人不覺得陳腐。

土話古語和日本詞 魯迅的說話，是南腔北調的，鄉土色彩對於他特別濃厚，所以，在雜文裏，也常常可以看到紹興話的出現；但也有古語，他自己說：「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此外，因爲多讀日本書，也常常吸收日本詞，我們現在已經應用得十分普遍的名詞，有一些還是魯迅親手介紹過來的。

歐化句法 現在寫白話文的人，沒有一個不運用歐化句法，本來，在這里是可以不必鄭重地提起的了。但別人不自覺地取用，在魯迅卻是一種主張，他說：「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這話，我們只要把墳和且介亭雜文來一此，就可以發見其真實性。』

行文的頓挫 魯迅是學醫出身的，一枝「金不換」，對他正無異于解剖刀，他剛住著，仔細地分析，疏解，批判，並不立刻致人于死命，卻要細細地解剖，這雖然近于刻毒，（他自己說：我還欠刻毒），然而對於這一面的痛惡，卻正是因爲對於那一面的深愛，誰能蒙混這分明的是非呢？因此，魯迅的行文往往是極多頓挫的，旁敲側擊，常能收匹馬輕取之效。對於用典和樣例，他也非常小心，力求貼切。發深思之幽默，正可以使文章更多活氣，更趨潑刺。

魯迅的雜文，即就其本身的藝術價值而言，也可決定其將存在的了。『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不但拾荒的人們，能够從中檢出合于用處的東西，而且，這確是一部史詩，我們可以清楚地認出時代的面目來。



聖誕樹下

石靈

今天報上有一段消息，說公共租界工部局寫信給報館，請他們幫忙宣傳，動汽車在耶誕節那天，無事不要在馬路上停留，尤其是南京路一帶熱鬧地區，以免妨害他人方便。屆時的一番盛況，可以想見了。

耶誕節雖然原是宗教的禮俗，但演變至今，已並不限于紀念聖靈。一般信教人士，藉此佳節，大樂一下，是真的。然而他們樂得多麼起勁！

那一天同時也是我們民族的快樂日子，而且是兩件事并在一起；但可以預言，情形絕不會比人家熱烈。其原因，環境的限制，固然應該算進去，但大部份，恐怕還在我們的做人方面。

說外國人比中國人強，這是大家久已首肯了的。但究竟強在什麼地方呢？似乎到現在還沒有個定論，我在寫小文章，也不便論大題目。但就這麼祝佳節的熱烈勁兒看，則生活態度之嚴肅，也不能不算是其中重要的一點。我們講中庸，已經幾千年了，凡事不走極端，少年必須老成，逼人不得已甚。就是在吃西瓜，也頗有人以為應該想到河山破碎。這當然不能算壞，不過這如果一經養成一種態度，就把握不定不會應用到壞的一面去，在真正該想到河山破碎的時候，反而又想到吃西瓜。于是就前者說：西瓜既吃得痛快，河山也依歸破碎着；就後者說，河山依歸破碎着，西瓜也沒得吃。快樂的時候不能盡情的快樂，悲哀的時候不能盡情的悲哀，我們好像一出生，就帶來一付無表情的臉，一顆麻木的心。

「工作的時候認真地工作，遊戲的時候認真的遊戲。」這話，已經是老生常談了。然而也正因為是常談，才更容易從嘴裏滑過去，說着或聽着時，不起什麼反應。其實，撇開那些以這話為護符來掩飾他們的一味遊戲不管工作的下流種子不講，又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受用這兩句話的呢？在隨便什麼報

紙雜誌上，都可以找到把進戲院和逛舞場並列大為一通的文章，但同時在一種集會上，你却可以聽到有人責怪別人不注意戲劇和電影，簡直把這兩個部門從文化領域裏排逐出去；陌生的人會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聽誰的話好的。于是胆小的就陽奉陰違，儘管心發癢，臉上却裝頭痛；胆大點的，就誰的話也不聽。其實這都是一偏之見，說真的，正不妨誰的話都聽，其間的關鍵，就在于不要儘記住一面，拋掉另一面。當我們形容到英勇的馬德里市民的時候，我們不往往會用「叛軍砲彈密如雨點，馬德里咖啡館戲院照常營業」的描寫嗎？想來沒有人會把這個當做形容那些英勇人民的醉生夢死吧？誰的心裏都在嘖嘖稱羨他們的鎮靜如常呢。

我沒有到過前線，但也正因此，我的記憶力還好；最近讀幾種這一年來出的雜誌，裏面有描寫前線士兵生活狀況的文章，還記得一些。有一篇說他們衝鋒陷陣的時候，怎樣的不顧一切；及至閒下來，就賭錢，而且賭的很認真，可謂鏖鏖必較，一次有兩個人竟因一個銅板的爭執，以至拔出槍互相擊斃。這里我不是說賭錢是怎樣具有了不起的價值值得提倡的遊戲，也不是說賭錢非賭到互相打死不算認真，都不是。我只是要說明他們這種生活態度是嚴肅的。而他們是戰士。

在蘇聯，有各種的俱樂部；工廠和機關有各種晚會的組織。在西北邊區，也會舉行過紅色晚會。固然，在我們這時候，談享樂，雖說享樂是人生正正當當的一面，也有點不是時候，但如果有機會遊戲，也就用小着扭扭捏捏。真正的戰士，都不扭扭捏捏的。

嚴肅地工作，認真地遊戲，才是健康的生活，才是豐富的人生。只有嚴肅地工作的人，才配遊戲，也只有懂得認真地遊戲的人，才能嚴肅地工作。正各藝術品的美醜，繫于強弱明暗抑揚等等的是否勻稱一樣，人生的豐富與乾癸，也是繫于工作與遊戲（包括享樂）之是否配合得宜的。偏于一面，都是不健康。最縮的心理，模糊的性格，趨避的態度，都打這兒來的。

說到這裏，似乎有點為個人主義張目之嫌。那倒不是。其實，個人主義也不是壞的，充實自己的人格，尊重別人的自我，目前我們所缺乏的，正是

這種精神。貪污，狡猾，猜忌，陰狠，卑鄙，無恥，到處橫行着，假如當初我們受西洋文明的激盪時，真能把個人主義的精神接受過來，那麼這次抗戰，或許也不至於暴露出那麼多並不屬於武器方面的弱點。再說我們現在拚了死命在爭奪的，不也正是民族的自由解放，建立近代國家，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不是跳過資本主義的階段），達到理想的社會嗎？當然我們不必走人家的覆轍，而是要取長捨短。而個人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產物中，倒還不屬於壞的方面。我們既然不是跳過，也就還有用得着牠的地方了。今天有多少漂亮人物，其人格的卑污，是超乎常識之外的？掠奪徒美名，掩自私醜行，口誦天堂，目注地獄，這樣的人，連等因奉此的例行公事也辦不好的。不要說工作，因為他們缺乏的是熱情。對於這樣的人，說個人主義過時，嫌有點早了。還是讓他們先受一回過時貨的洗禮的好。因為自我發展雖無足取，但知道有自己，也知道有別人以及生活態度之嚴肅與認真，却是自私與萎縮者的對症良藥。

在聖誕樹下熙熙攘攘的人們，起碼已經是敢笑的了：這態度裏，正蘊蓄着敢哭敢罵敢打的成份。因此，到了那天，如果街上還不至於真正的水洩不通，我們倒值得去湊湊熱鬧，比較比較，看人家精神飽滿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什麼樣子。我們自己又是什麼樣子。

編 本來我們是豫定元旦且日出版的，但因爲印刷及「拉稿」的緣故，所以遲遲至今日才始出版，這是應該向讀者及作者致歉的。至於本刊的「用意」，已經在致刊詞中說得很詳細的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也終於還要「當一回「先鋒」吧。「關雲長」的大刀，「趙子龍」的單槍，我們固然非常殷勤的盼望大家能够殺，能够刺，然而奎化的從旁「吶喊」的力量，自信也還有他的有用的一面。還有，我們固然愛護「鷄零狗碎」的雜文，但卻並不因此而菲薄一切「大氣磅礴」的作品。所以在此後的本刊裏，我們也希望能够登載幾篇長至五六千言的文字。並且還有待於讀者的「源源惠賜」。什麼「派」，什麼「系」，我們全不管。唯一的要求，只是「貨真」而已。

時光也真的過得快速，短短的十幾天內，中國的內部已經起了這樣大的變化。而這里刊載的「歲寒漫筆」中所提到的汪精衛，眼前已經從重慶一躍跳到河內去了——也許，在魯迅風與讀者見面的時候，他又「面目一新」，煥然一時了。自然，我們也巴望我們的「談言」不中；何況有幾位先生們早已以「不要逼得太兇」一類的話來警告我們了。



街頭雜寫

江漸離

節季又是到了隆冬，雖然並沒有下雪，但街頭，公司的玻璃裏是大半下了雪的。在頗足以動聽人詩興的雪景裏，通常是聖誕老人以及襪子之類，旁及名煙嘉果，「高尚禮物」。大抵一切總是聖誕節的好，連這一天的「大菜」，也就正名「聖誕餐」，那是歐化的高貴人們，不吃就終身遺憾的！

聽外是迷濛的雨，以及腳踏街頭的人，也有難實在耽耽的看者。可喜的是聽內還有用花盒包裝的軟糖，而且蓋子是用玻璃紙代替的，這，據說是兒童的恩物。但受難的兒童，則還該留在聽外。

上海誠然是樂土，徘徊聽外的，因而就大有其人，其中，似乎也還有園中大驚的雪茄高士，自然苦孩子是多，他們玩不到咫尺然而遙遠的「兒童樂園」，就只好看見類似闊氣的少爺小姐之流，跑過去跟着，結果，是聽慣了的平常「浪」的喊聲。

倘有客氣的，從袋裏拿出在館子裏找回的，通常不屑要的幾分錢，施給孩子，那倒是異乎尋常的例外。

少爺小姐們的理由是有的，誰叫你做難童。但難童是不但中國，而且連外國也有，報載什麼船上，就裝來了五百多個。這之中雖然是失去了祖國的猶太難童，但我們的「童胞」，則不但不足以自豪，却仍然是同病，這一羣窮途的羔羊，同樣是被放逐摧殘於法西斯的野獸。

街頭，在環繞的樂聲裏，依然有跳「不樂死」的人們，然而，也是街頭，有站在風雨中啃大餅的，甚至擡在破席中高架的硬漢，這現象是矛盾然而統一的。一羣戴紙冠狂歡的跳躍的人形，不過是時代「法輪」中的渣滓罷了。何況，在黎明的風雨街頭，也還有邊咬饅頭，挾着書本，冒雨前進的青年，而這種頭，已經不是十字的了，科頭前進的青年，是無所用其徘徊的！



紅姑娘

桂如方

一個悄悄的悄悄的夜裏，我失了眠。我睜着迷惘的眼睛，空望着前面，前面——是昏黃的燈光從對門的窗口透過了幾重玻璃而撒下的一片淡薄的朦朧。夜風和梧桐私語，細雨奏着輕密而悵悵的舊曲，偶而有行人的步履：喊喊喳喳，房間裏充滿着均勻的鼻鼾，這一切呵，像人在睡夢中的嚶吟。

我憶起了一件事。

是同樣的夜深，也下着雨。我們搬進這破舊的屋子的第一夜，正當我們整理好零星的紊亂的東西跳上床想要休息時，忽然聽到了夾在風雨中的一聲溫和的呼喚：

「紅姑娘！」

在聽慣了「密斯」「小姐」的我們，「姑娘」的稱呼是生疏的。可是却有一種愉快的感覺。來不及讓我們想下去，外邊又繼續了第二聲的呼喚，那是比較地急促，接着一聲比一聲地提高，聲音變得堅決和激昂起來，然後似乎被理智控制着，重新壓到沉着的低音。這樣，興奮地或忍耐地的呼喚，在寂寥的夜空裏泛起了廣漠的回響，這回響落入了近邊的金魚池，更激起了清脆的酬答而形成了最自然的歌唱，一直等到在悠長的應聲後，門「呀」的開了，纔戛然停止。

聽到了這呼喚，（我們當他是歌唱那樣的欣賞

着，並說他是那個很好的歌唱者。）被引起了快樂的共鳴，都善意地縱聲地笑了，大家猜測着：紅姑娘準是個出色的女性，大學生或者交際場中很出風頭的明星：溫柔，飄亮，那是一定的，甚至想到也許她正在戀愛中。

這一夜，我們的好夢中過去了。

第二天，我們去找尋紅姑娘，發現我們的猜測全都錯了。她是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有着紅潤的臉龐，常常展開了天真的笑，那笑——像一隻還掛在樹梢上的蘋果那樣的甜美，但格外顯得她甜美的却是繫在她光澤的頭髮上那鮮豔的紅綢結子。

不知道紅姑娘是那歌唱者的妹妹還是女兒？也不知道開門的是不是紅姑娘？更不知道歌唱者為什麼天天要到這樣遲纔回家。可是以後，每當夜半靜謐，總可以聽到從牆外傳來的旋律的呼喚。而我們，一聽到那呼喚，就會一面聯想到那嬌體的紅結和紅潤的臉龐，一面放下了手裏的功課或「作活」開始去睡覺——好像受到了催眠。

這幾乎成了習慣。

可是有一次，我們做完了許多功課，又做了不少的「作活」，還沒有聽到那喚聲。慶幸着工作進行的順利，繼續的做下去，做下去，還是沒聽到。帶着懷疑的眼光看着鐘，嚇！早已過了時候啦！

四五天來都在我們的渴求失望和絕望中聽不到喚聲，四五天來我們都睡不安寧，（打聽着他病了，爲了他，也爲了我們，我們偷偷地請他健康，但是他那裏知道呢？）日子變得空虛和沉悶，心神

也恍惚不定的，彷彿被數不清的細小的虫子嚙着，像失掉了什麼，又像一件事物的忘記做好。我們還總覺悟到：本來以爲是聽着好玩的歌唱似的呼喚竟在我們的生活上有着不可分割的連繫！

現在，我已經十八個月沒見到紅姑娘，也沒聽到呼聲了，我自然不會再睡不安寧。可是，每當看見人家頭上的紅綢結子或聽到類似我聽慣了的呼聲時，我總要想到那在炸彈炮火的威脅下匆忙地離開的紅姑娘的兄妹（父女？）倆。

對門窗口裏的燈光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熄滅了。貨車轆轤地打門前經過，掃街的開始在弄堂裏掃除垃圾，夜色快消滅了吧？我說：繫紅綢結有蘋果樣的臉子的紅姑娘和夜夜催眠我們的歌唱者，讓我們重會吧，在那破舊的屋子裏！

偶語

（開銘）

記者：院長此次西行，宣化邊陲，各民族對於抗戰熱誠如何？

院長：阿彌陀佛，衲子是去致祭班禪大師的。

記者：然則藏民對於抗戰怎樣呢？

院長：我告訴你大師的肉身面現五彩呢！

記者：什麼？

院長：耳鼻口三處，還流出許多舍利子，而且額角頭還寫出字來告訴我們他投胎去了。阿彌陀佛！

記者：但院長一行經年，還有能告訴些什麼成就？

院長：（話不投機，討厭介）我隨馬蹄足，對不起，要去做功課啦！（記者乃興辭而出云。）



歲寒漫筆

文載道

抗戰到了現在，凡是肯誠摯堅決援助中國的友人，我們是無不感銘而且謳頌的。而變方的外交態度，也日益的在向著明朗與坦白的途徑。例如蘇聯之於中國，雖然儘管有各種各樣的詭譎與猜忌，但橫在眼前的事實，終於證明了倘要保障彼此的一切身利益，以及實踐反抗侵略拱衛國土的任务，就非站在同一戰線上不可。

然而使我們遺憾的是，對於曾經侮辱與正在侮辱中國的幫兇們，却還是抱著曖昧與徘徊的態度。大官如汪精衛，論客如樊仲雲，就可算是很顯明的代表。而尤其使人感到惡劣的，則即是所謂「我們不必樹敵」呀。「不必多招怨」呀一類的論調。因為這樣的一來，彷彿將中國的反抗法西斯幫兇的行動或議論，反而成了我們是在無故的「樹敵」，無故的「招怨」一樣——也就是說，我們如其要洗償法西斯的血賬，那末，這便是在「樹敵」，在「招怨」，甚至於是在「增加政府的困難」。這樣，因果一經顛倒，是非也就混淆。然而中國還配稱什麼「愛好和平」的民族麼？

「忠厚是無用的別名」，這不失為一句洞察世情的金言。不過，倘是一個向來就講忠恕，該寬容，對任何人都主張「拉攏」的，則他的反對報復，我們還不妨予以諒解。但如果對甲是如此，而對乙



游擊戰的雜感

辨微

凡是侵略者，都怕懼游擊戰的，牠要速戰速決，牠挾持優越的武器，最希望陣地戰，牠想從決戰擊潰對方的主力。游擊戰是在不利的作戰環境下產生的戰術，但較之陣地戰，却是更富於藝術性的戰術。藝術本來是反抗的表現，反抗者總是處於不利的環境，劣勢的地位的。它迂迴，但也突擊；突擊固然迅速，但迂迴也迅速的。它採取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曲折聯繫，而不能機械地分開。

如果不能否定文學應該是戰鬥的，則巧得很，雜感正類似游擊戰，異於類似陣地戰的論文，而且也是在不利的寫作環境下產生的，較之論文，也富於藝術性。梁啟超的「新民體」文，章士釗的政論文，胡適之的明白如話文，都會經哄傳過一時，但較之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的魯迅先生的雜感，後來，直到現在的影響，又是那一種大呢？不用說是魯迅先生的雜感。這固然由於魯迅先生的雜感是最最戰鬥的，更具有社會價值的，所以更具有歷史價值，但同樣也因為更富於藝術性，更具有藝術價值。有迂迴的，却也有明快的；明快既迅速，迂迴也迅速；迂迴如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突擊如匕首，如投槍；形成了文學的游擊戰，游擊戰的文學形式，文學之一特殊形式的雜感，而最為所謂正人君子所怕懼，因而也最嫉視。

正人君子利用寫作環境的優越，寫作論文，蔑視雜感，而魯迅先生還是不放棄他的雜感。之後，有說雜感只有社會價值，沒有藝術價值，還懷疑被他批評的人難道一個都沒有變好，儘寫雜感的，甚至說有說雜感妨礙了偉大作品的產生的，但雜感的比較富於藝術性，並未因此而抹殺，文學之一特殊的形式非但不妨礙偉大作品的產生，就是本身也更容易寫好，更不是拙劣的雜感所能罵倒，即使以這些為例罷，要積重難反的環境一子就變好，是難說的。

此時此地，倘說環境不同，或者可以不顧環境，所以不需要迂迴的雜感，只需要明快的雜感，首先，是以為環境已經好轉了，那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能強人所同的，或者，便是急躁，正如對於抗戰的抹殺游擊戰而主張只要陣地戰一樣。其次，是只看到魯迅先生的雜感的明快，沒有看到迂迴，沒有看到迂迴也迅速的，也明快的；只看到單純的明快，取了明快的一點，沒有看到迅速的迂迴，明快的迂迴；是抽刀斷流的想法，不是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的想法，是機械的想法，不是聯繫的看法；因此，便無視了雜感的特殊性，無視了雜感的比較富於藝術性，其勢非使雜感也成為論文不可。

藝術性也不是孤立的，而正是為了強調社會性和戰鬥性，增高社會價值和戰鬥機能的，和為藝術而藝術絕對不同。為藝術而藝術的弊病，也在把藝術孤立了，割裂了，跟社會性和戰鬥性機械地游離了，成為了頭重腳輕病，較之無視藝術性，是過猶不及的。

却是極盡刻薄陰險，爲了個人的嫌隙而掉弄手段以逞一快的人，那我們對於他的談容忍，主「拉攏」的心地，也實在無法「容忍」而且不堪想像的。不幸而眼前的許多主張親德聯意的「正人君子」，就有類似的居心。譬如以汪先生而論，他不止一次的向希特勒與慕索里尼送著「秋波」：「我們必須竭力阻止其加入敵方之營壘」。但他在今年孫總理逝世紀念會中的報告，却又大聲疾呼地說到「團結一致」的時候，在「其作用爲化合的而非混合的」字面上大做其「紆迴曲折」的功夫了。

希特勒的併吞奧國，侵佔捷克，宣讀日本，排除猶太，自執政至於現在，沒有一天不以露武的面目出現。然而大公報的社論却「還可以說是統一民族收復失地的地圖」。不錯，「休管他人瓦上霜」。但「雪」一「掃」到自家的門前又怎樣呢？曰：「再退一步，即對於祖助侵略者的國家，倘非直接報復，我們也當然力避惡化」。「滿洲國」被承認了，軍事同盟成立了，陶德曼先生歸去了，軍事顧問召回了，還要怎樣才算「直接報復」呢？難道一定非在「敵方之營壘」中發現了德國軍隊不可嗎？但我們却依稀的看到法西斯的子彈，射進了我們戰士的心坎！

而中國的駐德大使陳介，經過了幾次的留難與驅逐之後，終於向希特勒呈遞國書了。我們記得當德國對陳氏一再拖延，不啻「明快」地來「維持中德關係」之際，國府曾經有「召回」的表示，時論曾經有激昂的反感。然消息傳來，彼此已經「莫逆



檢查瑣談

吉力

人是製造歷史的，但却又不願歷史真實，於是產生了檢查制度。這結果是好的，使讀的人覺得十全十美，一些也不會感到憤怒醜惡。不過這麼的手續總要對於讀者保守秘密才好。

要是不然呢，這就很難不令讀者悲哀了，例如讀史，看到堯聖舜武的熙朝盛世，心里自然是溫存的；但一想到那時代的另一方面，也許會有桀紂的事蹟，然而不見了，那准是遮掩在檢查官朱筆之下的。要是這樣的情境，除非是讀史的人物，他還是國圖的吞下去，甜蜜蜜的嚼了一嘴，然後上下一輪，呼呼就去尋熙朝的好處。但在賢明的讀者，則決計不肯安分守己受檢查官們的騙，他一定要設法翻尋稗史野乘去捉出一條臭蛆來的，這才安心。

這一捉，就拗斷了堯，舜，禹，湯，文，武，武的道統，只要相信進化論，就不敢相信幾千年前有這許多聖賢式的酋長，於是給他們之所以聖賢一個解釋，就是檢查制度所造成的功績。所以後世之想效法堯，舜，禹，湯，文，武者，大都就知採用這個法子；而堯舜之流是否是生而聖賢呢，抑或他們手下的檢查官吏替他們造成？這却年代悠遠，想沒有一位攷據大師能給我們後人一個答覆了。

到現在，雖然寫「哲學史」甚至於「算學史」都很風行，但畢竟還沒有人敢寫一部「檢查史」的，因爲這太難了，難得像重寫一部人類的歷史一樣。

但事實却是明顯的，人類歷史的旁邊，正配合著一部檢查史。而且這史內的法律，是以上檢下，以強檢弱，古時候用刀，現世界用筆。數片木屑，幾行硃墨，就替在上者和強者立下萬世永昌之基了。

可惜的是，檢查官們雖然練就一隻善嗅的鼻子，但却天賦予不很健全的頭腦。在帝俄時代常常上幾位大文豪的當；在中國，魯迅先生的文字被檢查去還是最少（根據花邊文學序言）這也是每一個暴君和軍閥都不能成爲堯舜和關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檢下，以強檢弱」，是當然的，但也有例外，譬如名爲分庭抗禮的「友邦」，有時對於別一國的東西也要經過檢查官朱筆的。有人說是胡鬧，然而並不，因爲「友邦」僅是名義而已，實際還是「以上檢下，以強檢弱」，一些也不胡鬧。

經過一檢查，無論是自己或是第三者看看都是好的，例如本來是要講軍事的，現在只剩下一些經濟

於心」了。大家也以欣然或默然置之。大概也真的可以「力避惡化」了。但其實未必能够這樣樂觀的。以中德在抗戰之前的友誼，尙且會弄到這樣的地步，則眼前的「中德關係」，恐怕更無法能够「美化」到怎樣程度的。這是說，對於法西斯，我們決不能有如何廉價的幻想或期待。何況事實又是勝於雄辯的呢！

人們往往有著這樣的劣根性：倘先前所受的壓迫或恥辱是十分，而一旦將他減少二分，略形「解放」之時，則他就會沾沾自喜地得意起來，或者逢人誇耀，或者乘此「鳴鞭」，但結果是連正在受苦的八分的壓迫或恥辱也忘記乾盡了。但統治者却從此可以安心地奴役下去了。這根性如永不消除，則奴隸的命運也永難掙脫的。（十二月廿二日夜）

偶 語

（松殿）

專以鼓吹昇平捧罵坤伶爲職的申報游藝界，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刊出「社會新聞」一則，後記百樂門情死案主角甬籍舞女賀蝶，結尾數語有云：

……賀蝶的身上，僅腰部繫帶的一圈，黑而粗糙，其餘自頂至踵，一白如雪，可知賀蝶確是一個尤物啊！而標題則曰：「賀蝶體白如雪」。尙於文中刊登賀蝶之生前照片云。

關於屍體的讚美，原不自今日始，以佛洛以德博士的學說分析之，申報游藝界之編者蓋一十足「色情狂」無疑。吾輩不爲無聊文人惜，但爲六十餘年的老牌報紙惜耳！

和文化了。不過不巧的是經濟既並不振作，文化也關在牢獄里，人家所企盼的還是軍事，然而軍事不見了，但也用不着找出來補上，因爲大家都已知道：「友邦」的關係並不建築在經濟和文化上，而是在軍事上的。

軍事爲什麼不見了呢，原因是過去了，人家在內戰的時候，那是竭力幫助的，甚至不惜把國防軍的靈魂都肯屈尊借給四次五次「圍剿」之用，一殺就是幾十萬生靈。但一到了變成外戰，就趕緊連三四等人才都予召回，再下作一些或許就是召來供另一「友邦」之用，這就是等於「軍事絕交」，故剩下來的，不得不只是些不重要的經濟和文化了。

歷史上有一些人物，就是用檢查制度成就他們的聖賢地位的，現代的希特拉元首，不獨想靠此來維繫國內的聲譽，而且還想把世界的輿論統制起來，世界真好像會縮成一個國家那麼小，而神聖羅馬皇帝又出現於二十世紀的歐洲了。

當希特拉的前輩威廉大皇帝窮凶極惡高呼「黃禍，黃禍！」的時候，誰能料得到第一個「黃禍」已經向他們的後人稱兄道弟，而另一個「黃禍」却乖乖的連「國書」都送經檢查的呢？

這就很令人想起唐朝的「李諱仙草詔警蠻荒」那些故事來。原來連「國書」也不能隨便打話的，那是作爲附庸國家的絕大悲哀。

而黃臉的子民，却在歷史和事實上都不高與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朝貢的，無論是私人和國家，都保持一些傲氣。

清代的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居然不打破他祖太爺玄憐的紀錄而遜位了，於是自號「十全老人」，富、貴、壽、考、多子、多孫、文化、武備等等，是謂十全，詳載當時一般翰林院老爺的紀功碑銘中，實在也很可超越堯舜而上之了。希特拉元首現在秉政還不過五六年，已有了那麼的成績，要是他趕快結婚，「豪驢」養兒子，則六十年後，「十全老人」的稱呼，是不必顧慮的。但可慮的是，乾隆遜位後不過四年，他的兒子嘉慶大爺已把他的唯一能臣和理殺掉了家雖然扭扭捏捏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忍幹父之讎」，而一大片抄家單和罪狀已嚇然公佈於聖諭，並不經過「高宗純皇帝」的檢查了。希特拉元首手下的唯一能臣戈林航空大將，連他的肖像也已經法院推事的估價，竟值到「三十馬克至五十馬克」之鉅，以後如德意志國內尙有不翻印戈大將的照片而私鑄馬克的匪徒，那真是渾蛋，細塗透了頂的。

這正是一件未經檢查官刀筆的事實，也許就是希特拉元首將來不能「十全」的原因吧！人是製造歷史，却又不願歷史真實，於是產生了檢查制度。暴君軍閥，都想把自己化成堯、舜、禹、湯、文、武，然而又沒有他們那樣的周密，隨處可以露出馬脚來這或許就是古今人之不相及之處吧！然則這一着真也大可省省的呢？

（十二月二十二日）



逆

旅

柯 靈

人世間有許多事情都耐人思索。詩人用超越空間的慧眼把華屋看成荒邱；佛家以色空的哲學把紅粉和骷髏等量齊觀。懷着奴役世界的野心的梟雄，將戰爭看作萬能之神，一個邪念使礮火彌天，紅流氾濫，地球顫慄；等喊聲寂滅了，接着開始了奴隸反叛的壯劇，時間使英雄變作泥土，殺人者和被殺者走向同一的歸宿，讓春來的野草爲他們憐惜地蓋上無邪的青色，從歷史家筆底留給後世的，不過是野老閑談中輕輕一聲太息。而我們，一些凡俗的生物，看得見的常祇是一片閃爍的光彩。

這是一座巍峨的高樓，像摩天崖壁，昂然地在鬧市的中心站起來了。

它的脚下是喧騰的海，人與車匯成的波浪激盪着，湧湧着，湧流似的翻捲着，爲着一些歡喜，一撮哀愁，一把求生的意慾，永無休止地作營營的蠢動。它的四周林立着無數高低新舊的建築，那也是輝煌金碧，操縱着都市的生命的驕子——遊戲場，大飯店，酒樓，性病醫院……電炬的光影交織成醜異的雲彩，網羅着一半的天空，一切種種都爲它盡着烘托與陪襯的作用，使它顯得更加莊嚴華貴。

像盛宴中一位初到的佳賓，滿座驚喜地對她拋過無言的敬禮，這拔地而起的高樓，一樣驕矜地吸引着千萬行人的醜羨的眼光。——誰說這裏是劫後的「孤島」，誰說眼前是艱苦的年代呢？你看看這宮闕似的建築，這孕育着無限消魂的歡樂場面的大飯店！

飯店開幕那一天，主人在那剛好裝修完成的大禮廳裏招待着賓客。

燈火是通明的，把華麗的禮廳映照得如同水晶的殿堂。來賓安祥閑適地滿坐在鋪着潔白棉布的餐桌前面，手裏運用着雪亮的刀叉，招待員來往如穿梭的素蝶，春風似的暖笑在臉上蕩漾。主人站起來了，一張圓而紅潤的臉，體面的身裁，和氣而且恭敬，每一個動作與聲音都恰合上等社會的儀節。他報告着這大廈築成的歷史，已經度過了兩個夏天和兩個冬天——去年夏初開工不久就聽見了「八一三」的砲聲，戰爭使它停滯了工程，並且幾乎有了沒法繼續的危險。可喜是「戰後」上海的繁榮不減當年，這事業的需要更其迫切。到這裏他再說明這飯店的措施，餐堂就在禮廳的隔壁，舞場將開在摩雲的樓頂，每一個房間都是最精緻華麗的，它將盡力使市民從這里得到官能最好的享受。末後他謙遜他對社會的貢獻的徵求。

一陣響亮的掌聲，一串美滿的祝詞，報答了主人的熱忱。

感謝我的職業！——在這體面的華筵中也讓我佔了一席。我跟着鼓了掌。可是我的思想正馳騁在別一些場景上面……

時光倒流了一年，我看見這坐着的地方——不過是一片磚橫瓦亂的場地。

戰爭正在進行，怒吼的砲聲叫這淫靡的都市改變了一個式樣。千萬人毀了家，潮似的湧向街頭，湧向巷口。我記得這開工了不久的建築，空場上還祇立起高樓的骨架，而這連遮蔽風雨也成問題的骨架也就做了幾百個難民的安息所。

我還記得八月十五開市口的一顆炸彈，血染得一街腥紅，人肉飛濺到天半，屍體在空場的後面積成了小丘。

我也還記得，敵人在這失陷的都市裏作着「勝利游行」的那一天，渴血者的行列蜿蜒地從長街上踏過。就在這未完成的摩天樓上，有一個年青的工人激動地對游行的隊伍狂叫着「中國萬歲」，狂叫着「打倒××帝國主義」，一縱身，如流星飛墮，用生命發洩了他亡國的悲憤。

一年的流光，萬里錦綉的河山先後失色，而「孤島」的繁華却更像個太平的年代了。鬧市的彈痕早用水泥彌補，血肉狼藉的場地上已經矗立起宮闕似的巍峨的高樓。——緊張變作溫柔，悲慘的地獄幻化了豔異的天堂。

在華燈下，有一個輕微的嘆喟，隱在我的心深處悠悠迴盪。

聖誕節替這都市帶來一個狂歡的夜。風吹出尖銳的哨子，是入冬以來最寒冷的一天。薄暮我從這新開幕的大飯店門前經過。

在陰陰的天色下它彷彿打扮得更輝煌，更莊嚴了。玻璃的大門嚴嚴閉着，却看得見裏邊懶懶的人影。兩匹軒昂的鐵獅子雄伏在穿堂門首，似也在企待着人們的垂憐。喧囂中忽傳來幾聲劇烈的長嘯，有兩輛汽車在門前停下了。玻璃門立刻敞開，迎入了一批盛裝的男女。

風從高樓上壓下來，使我打了一個寒慄。——好冷的天氣，今夜怕會有不少的露宿者像瑟縮的秋草一般結束了他們的生命的罷？

拾起頭，整齊的窗，燦然射出眩目的燈光。於是我有了神往的心。我默默的計算着那高樓上的情景。也許有風流的公子，在用黃金與青春收買着賤價的愛情，抱着情婦的胴體委情調笑。也許有大肚的豪客，在一把紙錢和骨牌裏面鉤心鬥角地賭着幸運，一大堆可以養活幾千條性命金錢倏忽地轉換着主人，也許還有若種種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酒香和烟氣灌漑着，在溫室裏開出曼陀羅似的含毒的花朵。——欺騙掠奪和出賣，靈魂的貿易，罪惡的婚娶……

這里面關着的是狂歡，是沉醉，是一切瑰奇的顏色；人間的不幸在門外排絕。

那個狂呼着「中國萬歲」的跳樓的年輕人，我不知道是從哪一間樓上跳下來的，而那一間房子裏現在又是個什麼場面？死去的已經完結，屍身化作輕塵，骸骨也該在地下腐蝕；時移勢易，自然再也無人記得了。——可是還有那些先前也會在這里寄宿過的流離的一羣呢？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都好好在這世上活着？

人世間有許多事情都耐人思索，也使人憂鬱。血泊裏面可以種花，並且有人優閑地把瓶欣賞，彷彿這也是世上極樂的一種。說道失去了國旗的都市已經是「孤島」了，可是一切情景恰如天外的「桃源」，使人們狂歡縱樂忘記一切。

祝願我們視人生如遊戲，以人間為逆旅的嬌客——因為偶然而來飄然而去的旅客，天地間也永不會讓他們留下半點痕跡。

魯迅風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凌遲

辨微

汪精衛在過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總是稱病：心臟病啦，糖尿病啦，脈搏間斷啦……而病，總是在出走後，養病時稱的，可知稱病以前倒又健躍得很。

不過並非因此，人們也知道是生政治病——心病，賣弄風騷。

然而賣弄風騷首先便是出賣自己，這回更不例外，甚至心病更是喪心病狂。

據說這回出亡，乃是舊病復發。是的，病根的確很深，他做行政院長的時候就已種下了。因為是心病，尤其是喪心而未病狂，所以不大看得見。但是不能說因此就沒有傳染和流毒。

在三國志演義裏，孔明為周瑜看病，劈頭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孔明是知道周瑜的心病的。於是兩人各在手心寫一「火」字。脈案既開，孔明又開藥引：「萬事俱齊，只缺東風。」還說能借。周瑜的病就霍然了。

汪精衛的舊病是在借西風的時候復發的，病根不在要火攻而在要滅火。却也只缺藥引東風。不，東風已經自吹，他也已經自借了。但可惜風既不能滅火，東風又是吹燭火種的，而周瑜的心病，孔明的借東風，更是爲了抗曹。

出賣自己，出賣難友，出賣民衆，汪精衛都出賣過了，現在更大出賣民族和國家，以至友邦英、美、法、蘇的友誼的援助，誠所謂大拍賣。

不賣則已，一賣便不知伊於胡底的。但結果大蝕本，也不知伊於胡底的。

貪心不足的汪精衛，既已是中政會主席，參政院議長，國民黨副總裁了，幹麼還要通敵求降？奴才總管的心理，首先是「弄財外溢，不給家奴」。

汪精衛的號電，日機曾經到處散發。想來，雙方要有會心的微笑罷。但散發的號電，是經過檢查的節錄。此亦可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二期內容

廿八年一月十八日出版

辨微：凌遲

魯迅先生書簡（二）

巴人：略論叫化之類

坑生等：偶語兩則

風子：拾得的夢

東方曦：才和實

海岑：歷史·電影·戲劇

駱濱基：夜與晝

曹天風：悼魯迅先生

石靈：論「身邊」與「瑣」

編後記

編輯人 馮夢雲

發行人 來小雍

經售處 中國文化
服務社

電報路電報市場內

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三四九號
每期定價三分·每星期三出版

魯迅先生書簡(二)

致羅清楨論中國木刻

清楨先生：

十二月十二日信并木刻，均已收到，感謝之至。宣紙印畫不如洋紙之清楚，我想是有兩種原因：一是墨太乾，一是磨得太輕，我看歐洲人的宣紙印畫，後面都是磨得很重的。大約如變換着種種方法，試驗幾回，當可得較好的結果。

較有意思的讀物，我此刻真也舉不出。我想：先生何不取汕頭的風景，動植風俗等等，作為題材試試呢。地方色彩，也能增畫的美和力，自己生長其地，看慣了，或者不覺得什麼，但在別地方人，看起來是覺得非常開拓眼界，增加智識的。例如「楊桃」這多角的果物，我偶從上海店裏覺得，給北方人看，他們就見所未見，好像看見了火星上的果子。而且風俗圖畫，還於學術上也有益處的。

此復，即頌

時綏。

魯迅上

十二月廿六日

(一九三三年)

清楨先生：

頃奉到來函并木刻五幅，謝謝。此五幅中，「劫後餘生」中蹲着的女人的身體，似乎太大了一點，此外都好的。「韓江舟子」的風景，極妙，借拉絲者與船，不能同時表出，須閱者想像，倘將人物布置得遠些，而亦同時看見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

有一個日本朋友，即前年在上海最初教中國青年以木刻者，甚願看中國作品，可否再給我一份，以便轉寄。

弟一切如常，但比以前更受壓迫，倘於大作有所紹介，則被紹介者會反而受害也說不定，現在的事情，無道理可說，不如暫時緘默，看有相宜之機會再動筆罷。

轉此布復，即請
文安。

迅上

二月二十六日

清楨先生：

來示敬悉。木刻紀程已在裝訂，大約再有十來天，便可成功，內有先生之作四幅，應得四本，一成當即寄奉。因為經濟關係，只印了一百二十本，發售的大約不多了。

學生要印木刻，倘作為一種校刊，自無不可。但如算是正式的作品，恐怕太早一點。我是主張青年發表作品要「胆大心細」的，因為心若不細，便容易走入草率的路，至於題字，只要將格式及大小見示，自當寫寄。

日本的兩個畫家，也許有回信，但恐怕只是普通的應酬信，他們的作家，和批評家分工，不是極熱的朋友，是不會輕發意見的。

此復，即請

秋安。

迅上

十月一日

清楨先生：

十日信并木刻均收到，感謝之至。木刻紀程及原版已於數日前寄出，想已收到。這回的印刷是失敗的，因為版面不平，所以不合於用機器印。可見木刻真妙如手印，否則版面必須弄得極平。

去問書店，據云木刻刀已寄出，但恰沒有四本組的，數目所以有此出入。日本的木刻家，經商量之後，實在無人可問，一者，因為他們的木刻，都是超然的，流派和我們不同（這一點上，有些日本人也不滿於他們自己的藝術家的態度），他們無法批判。二則，他們的習慣和我們兩樣，大抵非常客氣，不肯輕易說話，所以要得一個真實的——不是應酬的批評，是辦不到的。

先生的印木刻，的確很進步，就是木刻，也很進步，但我看以風景為最佳，而人物不及，倘對於人體的美術解剖學，再加一番研究，那就好了。

木刻用紙其實是先生這回所用的算很好，如果成書，只要內襯另外的紙，就好看，貼在厚紙上，亦極相宜。至於我所用的這信紙（淡赤色的，就是用這紙染上的顏色，質地是一樣的），名「抄更紙」，上海所出，其實是用碎紙搗爛重造，即所謂「還魂紙」，並不好的，近來又有一種「特別宣」，很厚，却好，但廣東怕未必有。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上

十月廿一日

附上書面題字二紙，請擇用為幸。又及。

(以上一九三四年)